

# 烽烟更显战友情

■焦凡洪

后来,孟昭身到县大队给政委刘景山当通信员。刘政委是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大队党委班子的班长。他打仗经验丰富,讲革命道理通俗易懂。他说,部队有没有战斗力,就看打仗时党员干部站哪里,只要党员干部冲在最危险的地方,就没有攻不下的山头!他还说,官兵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掺不得半点水分!

1945年中秋节,日本鬼子已宣布投降,解放区洋溢着一片欢乐气氛。刘政委让母亲杀了一头猪,还做了月饼,给县大队的干部战士改善生活。

大家都高高兴兴准备过节,孟昭身却躲到一边掉眼泪。他想起了班长李树祥。在袭击日本鬼子的一次战斗中,班长负了重伤,最终因流血过多而献出生命。

刘政委理解这位小通信员的心情,对孟昭身说:“你是一个重革命情谊的好同志。我们抗战胜利了,不能忘记那些牺牲的战友,也不能忘记支持我们的亲人!”说着,刘政委把两斤月饼和几斤猪肉递到孟昭身手上:“这里正好离你家不远,过中秋节了,你回家去看看爹娘!”

月饼和猪肉在当时都是很难吃到的金贵东西。孟昭身激动地一溜烟跑回家。父母亲见到了儿子,还看到部队首长给他们带来这么贵重的礼物,热泪盈眶。本来刘政委让孟昭身在家住一晚,第二天归队,可父母催促他当天就返回。他们说:“你跟着这么好的队伍、这么好的首长,那路亮堂着哩,俺们的心里也宽敞着哩!”

## 二

孟昭身说:“战士小胡经历了两种军队,看到的是两座营门两重天。他参加解放军后不仅换了一套军装,更重要的是换了思想。”

1946年3月,孟昭身被调到晋冀鲁豫野战军一纵二旅五团政工组,成为正排级干部,负责宣传工作。当时,我军在解放战场上俘虏了大量国民党军队官兵。我军对俘虏的政策是:凡想回家的准其回家并发放路费;有些士兵积极要求留下参加我军的,就充实编入我军部队。团政委交代孟昭身,政工组要指导全团做好“解放战士”的教育转化工作,宣传好我军官兵一致的新型官兵关系。

恰在这时,孟昭身在随部队作战中遇到这样一件事情——在张家口地区的一次战斗中,部队已完成任务,达到军事目的,一天夜里,

上级命令立刻撤出阵地。可二营四连一排一个姓胡的战士坚决不撤,他说:“戴排长在前面负伤坐下来,我要去找排长!”

班长说:“不行,上级命令马上撤离!”

小胡的犟劲上来了:“要走你们走,我不走!”

班长严肃地对他喊道:“现在敌人上来了,已无法到前面去找排长,我们必须顾全大局,服从命令!”

可在撤离途中,小胡又悄悄地返回了阵地。他凭着对地形的熟悉,终于在阵地的纵深处找到受伤的戴排长。这时排长已深度昏迷,气若游丝。小胡小心翼翼地把排长背在身上,绕过敌人,撤出阵地。

小胡一边背着排长走,一边小声地说:“排长啊,你醒醒吧,全排的同志都等着你呢!我送你去战地医院……”

小胡这年17岁。15岁时,他被抓壮丁到国民党军队服役。期间,他的头上生了脓疮,从脸到脖子到处都是。那些当官的和当兵的都嫌弃他,对他非打即骂,吃饭睡觉时把他撵到一边。他受尽欺侮。

半年前,小胡被我军俘虏,坚决请求留下当解放军。他被分到二营四连一排当战士。戴排长对大家说:“小胡是带着病来的,我们对他要特殊照顾。”排长体力行,白天行军帮小胡扛枪、拿背包,晚上睡觉前给小胡洗脚、擦身子。排长还找了一个老中医给小胡看病,买了中药给小胡生疮的地方一点一点地涂抹贴敷。在战友们的精心照料下,经过3个月治疗,小胡身上的疮痊愈了。他感慨地对战友们说:“真是两种部队两重天,同一杆枪,这枪口的朝向可绝不一样哩……”

想着排长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怀,小胡更有了力气,背着排长走出3里路。只觉得身上越来越沉,小胡放下排长一看,排长已经牺牲!

悲痛不已的小胡又背起牺牲的排长走了两里路,进了一个村子。他知道这里是老解放区,老百姓对解放军亲。这时天已放亮,他找到村里一位干部说明了情况。村干部听后大为感动:“天底下去哪里找这样的好排长和好士兵啊!”乡亲们献出一口棺材,安葬了戴排长。村干部又专门把小胡护送到连队驻地。

孟昭身把这件事情作了汇报,团首长说,戴排长和小胡是体现我军新型官兵关系的典型代表,要在全团大力宣扬。

受到表彰的小胡不安地找到孟昭身,说:“要宣传就多宣传戴排长,宣传我军的好传统。我参加了解放军,不光换了军装,更重要的是换了思想哩!”

## 那一天(外二首)

■项博宁

那一天 记忆重现  
回到狂风暴雨席卷大海之前  
那一天 后知后觉  
我一人站在岸边泪流满面

十年前 夏日离别  
你背上行囊独自踏上这艘军舰  
最后见 忘却了时间  
帽徽所向是你心中的一往无前

我知道你枪械磨过的手日渐结茧  
我许愿你能早日回家常在我身边  
三九三伏过了一天又一天  
你无怨无悔 哪怕再遥远的深夜

那一天 记忆重现  
回到我送你出海之前  
那瞬间 我微笑挥手告别  
身后是你爱的故土  
眼前是你爱的碧海蓝天

### 尽管无人记得我

我是东方的一阵风  
盘旋于巍巍高山  
化作一粒沉睡的石子  
平平淡淡 聆听溪水潺潺

后来  
我成为硝烟中一颗飞奔的子弹  
成为昏暗斗室唯一的灯盏  
成为黑暗中寻路求生的罗盘  
成为象征和平的白鸽橄榄

千年以后  
尽管无人记得我

我也不后悔  
曾在时代的浩浩洪流中  
滚滚向东 死而无憾

### 不负

把每一座山扛在肩脊  
风是你沉稳而绵长的呼吸  
把每一滴水捧在手心  
天上的星星是你的泪光盈盈  
把每一寸土地环在臂弯里  
千沟万壑是你磅礴的足迹  
把每一个同样血脉的人哺育  
我们是你的子嗣 你的儿女

你与民族共生  
我们与你同行  
在金秋十月的枫林  
在暮春三月的柳汀

云朵不负天空  
河流不负山川  
上天不负苍生  
我们亦不负你

尘归尘 土归土  
冬日 我们将在你的怀里合眼入睡  
来年 我们苏醒  
仍是你光荣而忠诚的血亲

我们在风雪中拖着沉重的躯壳  
即便寸步难行  
我们也从未放弃  
不负 不负  
不负苍老的你  
不负年轻的你

## 世相一笔

从连队回来已经很久了,那儿的一切仍然清晰地摆在我记忆的窗口。

与守备一连的值日员第一次见面,他那双鞋首先吸引了我的目光。

鞋,是制式解放鞋,原本浓郁的绿色只剩下淡淡的绿意。然而整个鞋面没有一丝汗渍,没有一块土斑。鞋面上贴着圆圆的黑皮补丁,雪白雪白的麻线细密而整齐,看上去丝毫不觉得累赘,倒觉得是完美的点缀。

不知怎的,我顿时感到这位战士的心灵一定绽放着馨香。

“鞋整得挺别致呀!”我说。

值日员笑了:“军人嘛!”随着话音落下的脚步更有力、更扎实。

“军人嘛”,3个字在我心中轰鸣。

“鞋是在外面补的吧?”

“不,自己干的。当了几年兵,谁都能缝个三针两线的。”从那轻松的语气里,我仿佛看到他娴熟地飞针走线的架势。

“全连战士都能干吗?”

“差不多,连里还有个业余补鞋组哩!”

“到补鞋组看看。”

值日员点了点头,交接班后,带我拐向后排房子。

迎面碰到的战士、球场上奔跑的战士、黑板报前妙笔生花的战士,脚上的解放鞋都是一样整洁、一样别致、一样泛白。

“绿色褪色厉害是吧?”我问。

“不,这里的海水厉害。”值日员答。

哦,我明白了。海水厉害,礁石厉害,泥泞厉害。战士鞋上的绿都是它们啃去的。没想到,补鞋组的组长竟是副连长。从副连长口中,我得知值日员姓牛,战友们叫他“大牛”。我还听到大牛回上海时坚持穿解放鞋的故事。

那年春节,大牛探亲回到上海。傍晚,女友约他到外滩散步,让他脱下解放鞋,换上皮鞋。大牛摇了摇头。

女友急了:“这是在大上海!”

“我还是一个兵。”

“穿那个多土气呀!”

“我觉得挺舒服。”

“你看看,它俩般配吗?”女友把穿

# 战士的鞋

■刘忠全

高跟鞋的脚和大牛穿解放鞋的脚在一起,还故意踩了踩解放鞋。

大牛有点生气,掸了掸鞋上的土,慢腾腾地说:“就看你用什么尺子量喽!”

女友白了他两眼,扭头走了。

散步,当然没有散成。大牛家的门,女友也不再登。

母亲埋怨大牛,大牛却笑了:“军人嘛!”

“军人嘛”,3个字翻搅着我的心海。

看着副连长剪皮子、缝补丁、反反复复地审视,那仔细认真的劲头让我

憋不住了:“你好像不是在补鞋。”

“是干什么?”

“创造艺术品。”

“啊,哈哈!”副连长开怀地笑了。他把搭在膝上的围裙往上提了提,说:“我们的鞋,早就是艺术品喽!战争年代,乡亲们送给我们的草鞋,鞋头上还缀着红缨哩!”他的语气高昂起来,并洋溢着自豪:“今天,我们的战士穿皮鞋可以照人影,穿胶鞋可以绣出花——军人嘛!”

啊,又一个“军人嘛”!我的胸腔里顿时亮出几道闪电。这3个字凝聚着军人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呀!

从连队回来坐在办公室里,我的耳畔常常想起这3个字,眼前常常浮动那泛白并带有补丁的解放鞋。一双,一双,像路标,直指前方;一排,一排,像屏障,屹立边疆……

## 边关雄姿入眼来

■刘金祥

## 文化视界

摄影的力量在于真实,摄影的魅力在于情怀。边关题材摄影作品以其独特视角和艺术呈现,成为军旅文艺长卷的瑰丽篇章。军旅摄影家韩玉平的摄影集《金山银山照边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既是对戍边军人时代风采的生动展现,也是对边关军旅文化的深刻阐释,充盈着浓浓的家国情怀。

摄影的力量在于真实,摄影的魅力在于情怀。边关题材摄影作品以其独特视角和艺术呈现,成为军旅文艺长卷的瑰丽篇章。军旅摄影家韩玉平的摄影集《金山银山照边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既是对戍边军人时代风采的生动展现,也是对边关军旅文化的深刻阐释,充盈着浓浓的家国情怀。

东北边关在韩玉平的生命旅程中烙下深深的印记。他将镜头对准坚毅、坚忍、热情的边防官兵,展现他们的多彩故事与傲然风骨。摄影集中《闻令而动》《开路先锋》《山水蛟龙》等富有个性和张力的典型瞬间,是葆有时代生活感和视觉冲击力的佳作。韩玉平的摄影作品聚焦野外训练,烛照军营生活,比如《远方的希望》蕴含着“岁月何曾流水逝、山河依旧古今遥”的意蕴,《边关小路》表现的是战士用



繁花似锦(油画)

侯炳茂作

# 战士唱给党的歌

■胡世宗

## 国防纪事

94岁的老兵孟昭身说:“我参加八路军后最先认识的3个字是首任班长的名字:李树祥。后来我给县大队政委刘景山当通信员,他是‘大班长’。他们都是生活中暖在兵心头、打仗时冲在兵前头的人。”

1942年春节后,15岁的孟昭身裹着一身风雪,到鲁西南八路军金乡县大队化雨区中队当了一名战士。他的班长叫李树祥,共产党员。

每到吃饭时,班长总是把孟昭身拉到身旁,将自己分到的高粱面饼子掰给他一块,或把地瓜粥倒给他半碗,说:“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量大,多吃点。”睡觉时,班长与孟昭身“打通腿”。那时没有被子,班长就把孟昭身一双脚夹在胸前给他取暖。

新兵入伍后,在打仗中学习打仗。班长手把手教孟昭身打枪、投手榴弹,给他讲解战术。班长说:“日本鬼子诡计多端,我们打仗要动脑子。比如,在与鬼子对峙时你卧倒了,鬼子的枪口已瞄准你所在的方位,冲锋时你不能就地跃起,而是向左或向右爬出几步后再站起来跑!”

打游击战,区中队经常以班为单位行动。孟昭身发现班长的挎包里除了针线外,还带着一束香和几根头发,用纸包着。那香是用来记时间的——吃饭点一截短的,催人快吃;站哨燃一根长的,一炷香一班岗,香燃香灭就是号令。那头发丝是班长向房东大娘要的——战士白天行军打仗不停奔跑,晚上住下后的一件事是处理脚上打泡的问题。班长先烧好水让大家烫脚,然后用针将战士脚上的泡刺穿,最后在刺上眼儿的泡里穿上一段头发丝。这样可起到引流作用,使泡里面的血水流干净,防止因积液而感染。战士们说:“班长真是细心如发。”

孟昭身负伤了,在老百姓家休养。班里为解决擦枪油的问题,买了一只老母鸡,把鸡杀了炼鸡油当枪油用,最后剩下点鸡肉,班长跑了几里路把鸡肉给孟昭身送来,让他补身子!

区中队指导员苗敬朗教孟昭身按照花名册上的名字学习识字。孟昭身首先会念会写的是“李树祥”3个字。他说:“班长的样子已刻在我的心里。”

队的营房周围,我看到一片灿烂的向日葵。我以新兵的视角,写下第一首军旅诗《战士的深情》,发表在1963年7月1日的《沈阳晚报》上,这是一首献给党的颂歌。从这首诗开始,我这种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歌颂人民军队的炽热情怀至今没有冷却过,没有游移过,没有消歇过。

在火热的连队生活中,我以一个战士的姿态战斗着;在日常的岁月里,我以探索的目光张望着。数十个春秋飞逝而过,我身后留下了一串串诗作的脚印。

一个作家,存在的标志就是他的作品。从投身文学事业那一刻开始,我就没有停止过对自己所经历生活的观察和体验,就没有停止过用文学方式扫描和表现生活。回想起火热的连队生活,在那青春的岁月里,每天在训练场摸爬滚打,或顶着烈日,或冒着风雪。最严酷艰难的时刻,也是我捕捉诗的灵感的时刻。我曾到达祖国最东端的哨所,曾到达南海西沙的海防前沿,曾两次重走红军长征路,曾在大堤上与战友们一起同肆虐的洪水搏战……我没有虚度光阴,写下大量反映战士生活、抒发战士情感的诗篇。

退休后的这10多年当中,我的心依然像一颗种子一样,在军队的土壤里扎根。尽管我也不断写出反映多彩社会生活的作品,但多数篇页仍是歌颂我们这支淳朴而伟大的军队,歌颂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

我从我的诗中挑选出100首,把创作时的思考和发表时的情形写成附言,从2021年元旦开始,每天发一首到我的微信朋友圈里。这是向党的献礼,是战士的一片深情,是唱给党听的情感真挚的歌!

## 一瓣心香

我是15岁时在报纸上发表诗歌处女作的,真正开始诗歌创作是在穿上军装之后。

初入军营正值北方的盛夏,在连